

没人能用一篇文章叙述一条完整的大江，正如没人能够看见一条完整的大江。当我们站在一条大江边，永远只能看到这条大江的一小段，但我们仍然可以满怀激情地慨叹，啊！这是长江！啊，这是黄河！啊，这是……对，现在要写的，正是一条曾经忽然出现在我面前的大江：澜沧江。

那是我第一次，见到这条仿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大江。那时我在读本科，暑假回老家，先坐四五十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到昆明，再坐七八个小时的客车回施甸。那次坐的白班，到保山境内，已是黄昏时分。昏黄日光从窗外透进来，水波似的流动，让卧铺车厢内的人和物，显得真实而又虚幻。然而，汗臭、狐臭、脚臭、口臭混杂，让人呼吸吧会晕厥，不呼吸吧会窒息。我躺在车厢最后的上铺，睡也不是，醒也不成，就这时候，听前面有人喊了一声：澜沧江！急忙抬身往外望去，隔着玻璃窗，一片斑斓崖壁，红的，紫的，黄的，颜色鲜丽，恍若漫长的调色盘，横亘在对面的一带青山下。再往下看，一条浑浊大江蜿蜒流动。只是相距遥远，且隔着玻璃，听不见江水的波涛声。但只这一瞥，也足够将我从现实的污水里拯救出来，大大呼一口气，仿佛周遭的空气因这一条大江清冽了。

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澜沧江恰如其名，斑斓其表，沧桑其里，温柔又悠长。

多年后，再见澜沧江，仍是差不多的季节。那时，我对保山的了解，已经比早前深入许多。譬如，我反复道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，这被反复吟唱的句子，竟和保山有着不小的关联。

有人考证，这首《临江仙》，是杨慎在发配途中，经过湖北江陵时写的。但也有保山本地文人认为，这首词应成稿于太保山麓的状元楼。所谓状元楼，自然是后世的命名，专为纪念状元杨慎。这不起眼的阁楼，杨慎曾居住三十六年，足足占了他的大半生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秋，三十六岁的杨慎历经三次廷杖后，离亲别友，被差役驱赶着，由京城出发，沿大运河南下，溯长江西上，至江陵，入贵州，次年二月，由贵州普安入滇。到昆明后，杨慎身上的廷杖之伤仍未痊愈，稍作停留后，经安宁、楚雄，一路向西，到大理永平，然后进入保山（时称永昌）。很难想象，以那个年代的交通，披枷戴锁，万里跚行，当是何等风尘仆仆，何等辛苦非常，正是“商秋凉风发，吹我出京华。赭衣裹病体，红尘蔽行车”（杨慎《思遣成滇纪行》）。

从大理进入保山，杨慎第一站到达的，当是澜沧江上的彩虹桥。

五百年后，2019年8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从施甸来到隆阳区瓦窑镇平坡村。村广场上的一株繁茂大叶榕下悬一口大钟，看了铭文，是乾隆五年三月铸的。饭后，沿南方丝绸之路永昌古道往下走，脚下是蹄印深深的石板路。约莫半小时后，来到一条大江边，一片巨大的摩崖石刻出现在江岸。我知道，这是复制品，因为小湾电站的修建，当年真正的摩崖石刻已经沉在滔滔江水之下了。一直陪着我们的半坡村李光标书记说，他小时候经常到摩崖石刻边玩儿，有复制品的五倍大。大家都觉得可惜，然而无可奈何。在我们头顶有索道，没运行，如何从此岸飞渡彼岸，只能纯靠想象。在彩虹桥上走一走——哦，历经五百年风吹雨打，老桥早不在了，这桥是新建的——只消几分钟，便从保山走到大理了。走在桥上，有大车迎面开来，大桥剧烈晃动，倘若即将垮塌，还有小车迎面开来，车上的乘客都走下来，扶着桥栏小心翼翼走。忽有一堆木板从天而降，自几丈开外掠过，坠入江心，散落开来，发出巨大的爆裂声。凭栏低头望去，江面深远，令人目眩。这些木板应是来自头顶不远处的大柱山隧道工程。李支书说，这工程都死了好几个人了。后来，我看到央视新闻，某工程师眼含热泪讲述修建这条隧道十多年的历程，不禁为之动容。遥想古时，人们在大江两岸架起彩虹桥，会更加艰难吧？

想当年，杨慎鞍马劳顿，以羸弱之躯体，怀揣着一颗勉力搏动着的心，走上彩虹桥时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？当他在太保山麓写下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时，想必心中翻腾的，不止是长江，还有这迎接下半生的澜沧江吧。

五百年后，我踏上新的彩虹桥，从保山走到大理，又从大理走回保山，然后从桥这边的峭壁下到江边上船，坐在最前面的座位，一路逆流而上。江水呈铁锈色，水花飞溅，捧了两捧喝，意外地并没尝到泥沙味儿，身后的小朋友见了也嚷着

云边路

澜沧江

甫跃辉

要喝。西岸青山壁立，不时可见房屋，东岸只山坡上看到一片荒废的村庄，但不时看到站在陡坡上吃草的黑山羊，还看到五六只猴子，想必它们也看到我们了，其中一只猴子炫耀似的跑上坡，爬上一棵细细高高的枯树，树枝摇摇晃晃，那猴子掉下来没有？我没看清，船已经开过去了。船一直开到瓦窑码头。这儿有一片草地，草地和江水面泊着一艘游船，船上空无一人，像是在等待着游客。我们爬上去看看，再下来，转道老营，吃驴肉去。

坐在午后的车上，仿佛仍旧坐在船上，两岸青山脉脉，加速退却，隐入黄昏的光晕。澜沧江的水，有一小部分在我的身体里荡漾着。

再到澜沧江，是去年11月初。不是为去澜沧江，是为去道人山。去道人山，须先开车到瓦窑。我们打算在瓦窑码头待一宿，唱歌，吃烧烤，住帐篷。也许还有漫天星光，星光倒映江里，天上地下，星光灿烂。想想就够美的。

我们驱车从保山城里出发，几辆车陆续来到瓦窑镇上汇合，随后一路往下，径直开到澜沧江边。我们将车停在公路旁的一家饭店前。饭店建在半山坡，听说只做一道菜，黄焖鸡。在来的路上，就听磊哥讲，这家的黄焖鸡如何如何正宗。在此之前，我也多次听说过瓦窑黄焖鸡，就如老营驴肉一样鼎鼎大名。摩拳擦掌，想着今晚总算可以一饱口福了。

点了菜，不愿干等着。我拐过路口，往江边去。一路下坡，很快来到江边那片熟悉的草地。大前年见到的那艘船不见了，也许是在江上漂着？江水仍如上次所见那般浑浊，迟缓地流动着，无波无浪，无声无息。彼岸青山默默，此岸生长着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青绿植物。不远处，几个年轻人在江边几乎挨到水的草坪上烧烤，近处，十来头牛马在悠悠地低头吃草，走动。日光如金，一缕一缕地照射在江面。褐红江面，以及对面的青黛山峦，都笼罩着一层明亮的雾气。这峡谷，像一只巨大的漏斗，过滤着时间，和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。

很多时候，文字是无力的，比如这样的時候。回到饭店，菜还没做好。在小院里摆开桌椅，打牌，喝酒，不时望望厨房，不时望望澜沧江。江水异常宁静。眼前公路上偶尔有大卡车驶过。待一大盘黄焖鸡端上桌，我们已喝了差不多一瓶白酒了。摊一块鸡肉入口，仔细咀嚼，真香，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鸡肉。何况只要抬头望去，澜沧江就在那儿流淌着。这江水在黄昏里的流动，仿佛增益了鸡肉的滋味儿。

酒足饭饱，再到江边，夕阳在江面上的挥霍，愈加靡费了。

刚才那几个年轻人撤了，牛马似乎也换了一拨，还有一些牛马，由中老年男人或小男孩儿驱赶着，从远处的山坡走来，下到水沟，再爬上小坡，沿着我们来的路，往山坡上的村寨去了。时隔多日，想不起当时这些人穿着如何了，但我记得他们脸上洋溢着一种梦游般的神色。仿佛这峡谷，这大山，这大江，这草坡，都在梦境之中。一个静止的甜蜜的梦。牛马经过，喷着鼻息，粗壮的身子将灌木撞得摇摇晃晃，一股牲畜特有的气味直冲入鼻孔，将这梦打碎了。

我从梦里出来，俯身在地上找寻一种枯草。在普遍的青葱之上，这种草的枯萎异常醒目。只要攥住根部，轻轻一掰，听到一声脆响，手中便多了一束柴火。这些柴火当然不够今晚用的，只能当做引火的材料，真正使劲儿的还得是事先准备的劈柴。不多时，在草坡上，篝火燃起来了。

为衬托这火，天黑下来了。有朋友准备了音响，充电的那种。大家开始唱歌，我呢，唱歌是不行的，只能一边烧烤，一边喝酒。对了，啤酒是早早准备好的，烧烤架也是早早准备好的，以及，烧烤用的五花肉啊牛肉

啊鸡肉啊，也都早早准备好了。我喜欢火焰在劈柴里蹿出来，这早已失去生命的一生都咬紧牙关不发一声的植物体，此刻，发出呼喝呼喝的响声，如泣，如诉，如歌。在烧烤架上，布满腌制好的肉，很快，听到脂肪的呢喃，吱吱啦啦，香气浮动。

渐渐地，唱歌的人都站起身，歌声便在头顶飘。

我坐在草地上，慢慢后仰，躺倒。草地上枯萎与鲜绿并存，不知什么扎着后背，带来些微刺痛，让我确定，这仍是人间。不时地，出现一个瞬间，我感觉到火光变得遥远，歌声变得遥远，那被火光映照得彤红的人脸也都变得遥远。当这一切远了，忽觉得头顶的星空，四围的青山，以及流淌的江水，都变得近了，它们清丽，冷静，恒久，无止无休。我和它们，彼此凝视，彼此从属。

但忽然又远离，围绕在我周围的，仍是肉香、歌声和身下坚实的土地，以及一张张沉浸在欢愉之中的笑脸。我又回到世俗的世界里了。

有人从村寨的方向骑摩托过来，近了，是一个二十多岁、身材敦实的小伙子。小伙子说，村里有老人说，太晚了，你们唱歌声音太大，不能声音小点儿？我们赶忙答应。事实上，就是这小伙子不来，音响也没电了。因为他的出现，我们才忽然意识到，在这阒寂的夜里，声音是可以传到远处的山寨的。想必左近的深山里，江面上，都回荡着歌声。陡然安静下来，耳朵有些不习惯了，犹似悬崖上等待着人光顾的空空如也的两孔山洞。在这虚空中，刚才被歌声盖过的许多声音重新生长，火焰的呼喝声，烤肉的吱啦声，以及无数细小如针尖的虫鸣……我们留那小伙子和我们坐一会儿，他也真就留下了，很认真地帮着烤肉，却不肯吃一点儿，说已经吃过了。大家的说话声都变轻了，就连动作，也都变得迟缓，像是

经历一场长途跋涉后，浑身裹着疲乏和满足。

听到江水声了，好似看见一匹平整的绸布，在幽暗的夜里闪烁着琐碎的银光，滑过雾气笼罩着的赤裸草地。

这一刻，有雾吗？记不起来了。但分明感觉起风了。风从江面吹来，裹挟着冷冷的水汽。都有些瑟缩，何况篝火在变小，变暗。夜已经很深了。

——行文至此，忽然传来消息，保山地震，震级5.2，看了一下地图，震中恰是瓦窑镇——但半年前的澜沧江边，没有震动，万物都是静谧的。

原本说是要在江边搭帐篷住的，现场也已经搭好四只帐篷，分属两男两女，磊哥问我要不要跟他挤一个帐篷，我摸了摸那帐篷，无论里外，都一层水雾，立马打了退堂鼓，说我还是到镇上去住宾馆吧。留下四人住帐篷，我和另外三四人坐车到半山坡的镇上去。是白天路过的一家宾馆，条件简陋，但至少被褥是干爽的，柔软的。酒已半酣，倒在床上不久，即在一种无以言说的美妙感觉里睡着了。一夜无梦，醒来才记起，这是在澜沧江边。

大雾弥漫，街上一派迷茫。磊哥他们早早来到宾馆门口。说起昨晚江边一宿，不由得让人发噱。原来磊哥、阿斌住的帐篷都很薄，被子里一层水，待到半夜，磊哥不得不钻出帐篷，在江边跑了一阵。而另两位女士呢？都装备精良，热得不得了。笑归笑，我知道自己错过了一次和澜沧江亲密接触的绝佳机会。禁不住想象，半夜在江边慢跑，看漫天星斗倒映大江，是何等的恢弘壮阔。

澜沧江总给我若即若离的感觉。不像怒江，每日在我看不见的西山坡后流淌，但今天不见明天河，就连我家院前那条小水沟，最终也是流进怒江里去的。我算过，它从家门口一路往

笔会

世界尽头的永昼

（国画）

王沁怡

选自“春山可望——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2024年毕业生作品展”，指导老师：张铨、韩璐



武田百合子的《富士日记》中，记录了与丈夫武田泰淳有往来的作家们，最常登场的是同样在富士山别墅地盖了房子的大冈升平。此外也少不了上门取稿件或约稿的编辑们。那是出版业繁荣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有些杂志编辑甚至从东京打车过来拿稿子，可谓不惜成本。武田泰淳和中央公论社最熟，中央公论社的文学杂志《海》的编辑们出现的频次也高。相比之下，讲谈社的《群像》编辑德岛高义仅在日记中登场一次，是个不太起眼的存在。

关于德岛的记述在1965年8月17日，这一年德岛高义三十一岁，还是个年轻编辑。他来的那天，大冈一家也来吃饭。德岛常去武田家位于东京赤坂的住处，此次大老远地跑到位于山梨县富士山山脚的别墅，是为了落实接下来的《群像》十月号（创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大号）的特辑，他负责八名作家的稿子，其中有武田泰淳和大冈升平。他讲了最近工作有多忙，甚至打针补充体力。百合子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大冈和丈夫听着，都说了声‘哦’，仿佛在同情他，但丈夫好像一直没有为他们写稿。”

武田泰淳上一次为《群像》写稿，已是三年

前。不管有没有写作动力，作家当然无法推掉对《群像》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一期。一群人喝酒喝得太晚，德岛高义没去住酒店，留宿武田家。他的软磨硬泡也终于见效，第二天，他搭乘火车回去前，由泰淳口述，他做笔记，开始写一篇散文短篇。

德岛高义后来写了一本回忆编辑生涯的随笔集，《小小的证言——难忘的作家们》（红书房，2010）。关于泰淳的一章，他选取的正是1965年的夏天做口述笔记的往事。（《武田》一开始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思绪，但只要开口，就是完整的书面语。平时他会‘嗯嗯’‘唔唔’，意义不明地附和和人，瞬间瞥这边一眼，然后立即挪开视线，这次他没有这样的举动，低着头，自然地出口语。）

凡事开头难，只要开始，稿子总能完成。接下来的8月20日和22日，百合子分两回将稿件送上火车，用火车邮件寄给东京的《群像》编辑部。稿子没有标题，德岛高义又发去带回电费用的电报询问。送电报的人在漆黑一片的夜里上山，百合子告诉电报员：“请写成直到看到烟火。”大概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又送给那人两袋仙贝。

三年后的一天，百合子忽然告诉德岛高义：

“稿子写好了。”这一次并不是提前约稿，尽管作为杂志编辑，德岛高义经常会对着作家们说“请为我们写稿”。而且泰淳给出的不是短篇，而是小长篇《我的孩子基督》，可以说是意外之喜。小说先发表于《群像》（1968.8），同年由讲谈社出版，后来又以文库本的形式再版。

德岛高义三十七岁升任《群像》总编，四十七岁离开杂志社，转到讲谈社出版部，后来还当了讲谈社的董事长。读其随笔，感觉他始终以编辑身份自居，其中最有趣的一篇，与村上春树有关。

1986年的夏天，德岛高义当时是讲谈社出版部的部长。出版部的编辑下阳子来找他，说村上春树计划旅居海外写新长篇，家里两只猫需要找人托付，有一只已经落实了，另一只找不到人接收。阳子的意思很明白，你是领导，你负责。

就这样，德岛高义接过了照顾十二岁的暹罗猫“缪斯”的重任。村上春树后来在随笔中开玩笑地写道：“或者不如说差不多是硬放到他家里的——‘我给了你一部新长篇，所以猫就拜托了！’”

那时村上春树刚出版了他的第四本书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，算是“有潜力的新人作

默音

者”，尚未成为后来风靡全世界的作家。将两只猫留在日本，他和妻子阳子先去了意大利罗马，又去了希腊米克诺斯岛，然后回到罗马落脚，前后花了半年写完的小说便是《挪威的森林》。1987年4月，村上夫妻前住意大利博洛尼亚，那里每年举办国际童书展，讲谈社的编辑也会去参加，可以面交稿件。村上怕有闪失，用一台不断故障的复印机将九百页原稿逐页复印。

封面设计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主要是村上一直觉得著名设计师的方案不合心意，改了几次，最终作废。最后村上上手写了竖排的书名，说“想要这种感觉”，又展开红色和绿色包装纸给编辑看，他还亲自拟定了腰封宣传语。后来将抵达数百万读者手中的经典设计就此诞生：上册大红色，书名作者名的绿色与之形成对照，书腰文字是白色；“描写无限的丧失与再生，现在最激烈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！！”下册绿色，书名作者名是触目的红，书腰文字：“激烈的、沉静又悲伤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！！”

如果说出版社在书的外表呈现上做了什么努力，根据德岛高义的回忆，一个是为了达到村上展示的包装纸的色调，将同一个颜色叠

西，汇入施甸大河，施甸大河再一路往北，很快就会汇入怒江。小时候好多次往这小小水沟里尿尿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些尿液早已消失在怒江的波涛里了，不，应该是早已随怒江的波涛冲进印度洋里了。

但澜沧江呢？我知道，她每日在村后大山的东边流淌，几乎和怒江平行，但我身边没有一条小水沟是跟她有关系的。

澜沧江流入国外后，叫做湄公河；怒江流入国外后，叫萨尔温江。对东南亚国家的百姓来说，湄公河远比萨尔温江有名。但在保山，怒江的名声似乎是要超过澜沧江的。怒江，有人间烟火、细水长流的潞江坝，还有抗击日寇的浓墨重彩的血泪史，澜沧江呢？经过保山的流域，两岸大多是高山，靠得近的村寨，也隔山隔水。历史上，澜沧江曾经有可能像怒江那样挡在阻击日寇的第一线——1942年5月，日寇占领缅甸后，侵入滇西，国军高层打算将远征军撤到澜沧江以东，以澜沧江为屏障阻敌于西岸，但时任云贵监察使的腾冲人李根源认为，如果以澜沧江作为防线，将会丧失更多国土，而且，还守不住。经李根源多方斡旋，高层最终命令远征军严守怒江一线，澜沧江算是逃过一劫。

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，澜沧江一夜一夜流淌。时间来到上个月，我再次跟磊哥等朋友去爬道人山。仍然是到澜沧江边的瓦窑镇汇合。时值正午，瓦窑镇的街道呈现出与当初午夜、凌晨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模样，鸡冠刺桐、芒果树到处开花，番木瓜挤挤挨挨喘不过气来，还有不知运送什么材料的大卡车不断往来。我们没去码头，稍作停留，便驱车往道人山去了。

在路上，停下来过一次，因为澜沧江。澜沧江就在山坡底，相距大概两三百米。江面上方二十来米的坡岸都是光秃秃的赭红色，再往上，是一条细麻绳似的路，和许多小木棍似的松树。我们站在半山腰，眺望着这几乎看不出流动的一江碧水在山峦间形成一个大湾，讨论着对岸那赭红崖壁有多高——这高度就是雨季时，澜沧江水所能抵达的高度。现在，雨季还在赶来的路上，澜沧江水仍然温驯、安静地在峡谷底流淌。

只看得到五六百米长的江面。我想，兴许我站得更高一些，会看到更长一条大江？几个小时后，我气喘吁吁爬上道人山，回头远眺，越过无数杜鹃花的树梢，看到群山之中流淌的，仍只是这短短一小段蔚蓝。

2023年5月3日 2:41:26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